

# 忍者吳學旦教授

郭蘭生

筆者於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在屏東市近郊市立殯儀館中哀戚地凝視著享年五十八歲的大學同窗好友吳學旦教授追思禮堂一隅的「難捨兄弟情」輓聯。惶惚中，時光倒流至民國五十二年初筆者初抵省立中興大學森林系與吳學旦教授相識同窗至今匆匆相交已歷三十七年。無數次在台中、高雄、屏東吳宅把茶談人生，做人，做事心得，是那麼真誠及那麼的窩心，誠莫逆之交也。不料，天妒英才，學旦兄自今年二月起腦腫瘤所困，於四個月內開刀三次，每次開刀後均強忍開刀後的劇痛，不哼一聲。吳教授的忍人所不能忍之事，略舉例數則，簡要述出如下。

民國五十五年夏季某一天，炎陽高照，這是台中的盛暑。來自屏東農專森林科並兼庶務組主任的吳學旦講師正在座落於國光路旁的教職員平房宿舍的筆者（學旦與筆者為中心大學森林系同班同學）寢室中努力為即將到來的「森林所碩士班入學考試」K書，並時時與筆者討論講義中的內容。學旦兄日理繁雜工作之餘，抽空提早前來台中複習考試題目，真為難他了。想到自身前程及名譽，有力爭上游人生觀的學旦兄，只好拼老命了！

就在考前三天的中午，依慣例用完午餐後小憩一會，不意「老郭，我肝病可能發作了，我肚痛的要命，快送我至醫院！」學旦痛苦的說。「好，我這就去叫計程車」，你先躺下休息。」眼見學旦的臉色及眼珠泛出肝病特有的黃色。吉人天相，學旦在醫院不僅靜心調養，尚能抽空看考試書籍，就在考前一天，可下床自行走動。「老郭，這次考前雖大病一場，考的尚可，不算頂差。」考完最後一節課，學旦與我邊走邊說。忍者吳學旦教授事蹟之二。

一九八五年秋，筆者趁南下公辦之便，順便探望屏東農專總務主任吳學旦教授時，無意在他的辦公室抽屜中看到好幾張尚未報銷的單據「老吳，這幾張公家單據，為何尚未報銷？」我滿帶懷疑地向學旦兄問道。「有時候總務工作的例行經費，因業務需用的額度超出些，只好自己墊付了。」忍者吳學旦教授「以私助公」事蹟之三。

民國82年春天某日，我乘學旦兄汽車行至高雄市五福路交叉口等待綠燈亮起時，車後突然被輕撞「對不起，我剎車沒踩緊，不小心撞到你的車尾，我該怎麼辦？」一位年約二十來歲的年輕駕駛人焦急的說。吳學旦看完無傷大雅的福特藍色汽車尾部後緩緩地笑說：「我看就涼辦吧！」寬以待人的忍者吳學旦教授事蹟之四。



民國八十三年我撥通遠在屏東科技學院任教授的學旦教授長途電話後：「老吳，興大第一屆校長選舉候選人之一〇〇〇教授，你認識的，請簽個名連署表推薦吧！」「老郭，我是興大校友，候選人中許多與我認識，為和諧計，我不便對任何候選人簽名。」老吳以堅定的語氣說到。為堅守做人的原則，甘冒得罪老同學的忍者吳學旦教授事蹟之五。

民國八十九年十月某日在屏東科技大學木材工業科館二樓吳學旦教授研究室內，「老郭，我這次罹患白血病請長假，研究室中私人的書請就喜好自行取用。」，「你的身體一向映朗，略事休息，很快就會好的。」我以樂觀口吻說到。為恐耽誤系主任工作，學旦兄立刻請長假在家修養，並且吳大嫂（焦莉莉女士）提早自恆春國中退休，以便親自服侍病中的學旦兄，好一個鶼鶼情深的賢伉儷。

一九九八年的興大校友會刊中刊有一篇由吳學旦教

## 再說從前

汪希

據說美國有位老牌牛仔，寫過一本 My Evils，把一生為非作歹的全部歷程，忠實報導出來。當然不是誣盜

授主筆的「郭孟祥校友行事與風格」。文中所談均為原屏東農專如何由佔地不及數十公頃的校地遷至內埔後變為佔地二百九十公頃堪稱全國第一美侖美奐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之歷史。雖然我知吳學旦校友的任勞任怨態度深或二任校長器重，於擔任總務長十二年期待間，努力建設新校園之功，但從文中吳學旦均不居功，並將功勞及榮譽歸於郭孟祥校長。此種為善不為人知的忍者精神，正是吳教授的特色。

吳教授令尊叔厚君為其長子（學旦）寫的祭文中有一段話：「……你一世的辛勞，刻苦的奮發，沒享受一天的安閒。如今你安息在這寧靜的橄欖墓園，風光旖旎，視野廣闊，實為優美的境界，願你在這塊樂土中長享安息！」

如今吳教授雖因腦瘤於今年十月十二日去世，但其「誠懇待人，實在做事」的義舉，將永遠留在他的親朋好友心中，久久不能忘懷。（作者為母校森林系教授）

誨淫，全為警示後人。社會多的是重重陷阱，指引你在天人交戰中如何反敗為勝。

崇拜人物，我覺得不必心懷聖賢，因為聖賢只是理想。檢討事件，也不必奢望完美。因為有缺陷才更有追求進步的空間。

